



俯仰之间

方可妙

(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)

薄雾轻拢,流水呢喃,层层叠叠的梯田宛如翠绿的丝带,环绕着山峦。

地理书上称梯田是“人类适应自然的杰作”,我对此很是不解。在我看来,不过是把山刨成台阶状,种上稻子而已,有什么稀奇呢?母亲微笑着说:“正好赶上插秧季,咱们来一场问田之旅吧!”于是,我们即刻启程前往龙脊梯田。山路盘旋错杂,车辆好似穿行在盘踞的蟒蛇之上,山势越发陡峭,数根枯藤扒在巨石裸露的山壁上,似我蓬勃延展的期盼。

行至山脊,那层层叠叠的梯田,似条条绿色绸带,蜿蜒逶迤地绕着山脊。在春风晕染下,梯田里翻涌着层层绿浪,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生命乐章。我沿着石阶拾级而上,台阶高又陡,每爬一步,腿肚直打哆嗦。最终,我体力不支,瘫坐在田埂上。我却看见下方水田里,一个个俯身劳作的农人,弓着腰,远远望去,竟像几株在泥水中缓缓移动的稻子,他们的手指浸在春水里,翻飞如灵巧的燕子,让希望在大地的褶皱中荡起层层涟漪,也让我心中泛起波澜。

“歇脚啊?”近阶的阿婆抬头,冲我咧嘴笑,脸上朴实的皱纹笑成一片。她弯下腰来,于泥水中扎根,她俯身于水田间,瘦骨嶙峋的脊背弓起一道锐利弧度,竟与身后层叠的龙脊梯田别无二致。她将一根秧苗稳稳插入土中,“你也来试试。”阿婆仰起身来。

我套上脚套,忐忑地踏入泥田,泥浆从脚趾缝间缓缓渗出,那种冰凉黏腻的感觉让我不适应。每迈出一小步,都仿佛被无形的手拽住了脚踝。我的身子摇摇晃晃,秧苗也总是插不直。没几分钟,我便腰酸背痛,裤腿上也沾满泥点。

阿婆见状,笑着握住我的手,捏着秧茎往泥里稳稳一按:“腰再低些,苗要深点,让根深入泥里。”我再次俯身,暗自收紧腰腹,将力量均匀地分布在双脚上,身体不再摇晃,让脊背形成更坚韧的弧度。终于,我竟和那一株株绿秧一样,把每一步踩实、把根基扎稳,在泥泞中渐渐俯行自如。原来,那蜿蜒壮美的龙脊梯田,竟是无数个这样俯身劳作的瞬间垒成的!

不知不觉已到正午,我在田埂旁小憩。只见山涧的泉水,被沟渠分引,化作无数条银线,轻盈地坠入梯田。阿婆指着交错的水槽:“瞧见没?那是老一辈一锤锤凿出来的沟渠,把水从高山上引下来,分给每一块梯田。”

我肃然仰望,才真正看清了那遍布山体的沟渠。它们细密地延展着,像山体自然生长的纹理,似一张巨大的蛛网,轻柔地覆盖着每一块梯田。清澈的山泉就在这青铜色的沟渠里顺势奔流,汩汩不息。顺应着山势的每一个起伏,绕过岩石,精准地奔赴每一株等待的秧苗。

我恍然间明白:这水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他们不曾想过要征服这巍巍群山,只是谦卑地读懂了自然的语言。他们用抬头仰望的勇气,走出了天人合一的奇迹;以顺势而为的智慧,书写着永不低头的刚劲。

霞昏夕照,龙脊梯田在暮色中泛着金光,勾勒出生命最美的姿态:俯身,是贴近大地的谦卑;仰首,是面向苍穹的坚韧。

归途,我赤着脚回到平地,更懂得俯仰之间的艰辛。那些曾被轻视的泥点,成了最珍贵的印记,提醒着我:人生,或许就是要走出狭隘的平地,去沾染些许泥点,去感受高处的云霞与低处的稻浪。

暮行乡路见清欢

郑新

(韩山师范学院)

刚和奶奶通完电话,估摸着到家的时间,耳边就传来司机催促下车的声音。我打开车门,旧时熟悉的气息,猝不及防裹住周身。五点多钟的光景,村子里大小巷口的路灯还没亮,只有天边剩点夕阳的余晖,掺着些淡紫色,斜斜地淌落在路间,又被路面的裂隙割开,碎成零星的光。傍晚的风携着百味掠过,它带着墙角青草的腥气儿,混着洒水车喷过的路面的泥土味,偶尔还夹着村民家中的饭香,轻轻漫过鼻尖,让人心舒气畅。

鞋底碾过水泥路上的碎石和落叶,发出轻悄窸窣的声响。路不算长,却串着我许多记忆。走没几步,就看见和奶奶相熟的张阿婆坐在自家门沿上择青菜,放菜的铁盆搁在脚边,盆的边缘有些变形,应该是用了好多年。隔壁开零食铺的老阿伯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铺前的塑料凳子上,嘴里一边叨着烟,一边和阿婆絮絮地说着今年的收成,说雨水足,该能多收两筐,语气平缓淡然,让人心安。见我路过,阿婆抬眼笑着说:“放学回来啦?今晚你奶奶煮了好东西等着你呢丫头!”我点头应着,脚步匆匆,但那两句家常话却被我悄悄揣进了心里。

进到一条大巷子里,没走多久,就看见一堆沙子堆在墙边,几个孩子围着沙堆追跑嬉笑。孩子们清脆的笑声回荡在安静的巷子里,反倒衬得周围

愈发静谧。不远处的土坯墙上,蜷着只野猫,它正眯着眼小憩,听见孩子们的笑声也只是抬了抬眼皮,扫了一眼,又慢悠悠耷拉下去,慵懒自在,好不惬意。

再往前走,是一个大巷子才有的小花圃。花圃中的野菊开得正盛,浅黄的花瓣沾着残留的水珠,被风一吹,轻轻晃悠,随风起舞。花圃旁人家的窗户半开着,屋里传来妇人说话的声音,应该是在叫孩子洗手吃饭,亲切的话语混着饭香飘出来,满是烟火气。

祠堂前的葫芦灶锅里冒出淡淡的烟,烟丝慢悠悠地穿过榕树枝,向远处飘去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,总是喜欢和小伙伴们在榕树底下玩:我们在树阴下追逐打闹,捡石子、跳房子,捉小虫儿,真是快活极了!玩累了,就坐在榕树下休息,拿出块水果糖吃,糖纸是花花绿绿的,我们凑在一处比颜色,都说自己的最好看,争得面红耳赤,热闹非凡。人总是在失去后才会懂得珍惜,那时总盼着快点长大,盼着离开村子,可以去看外面的世界,可真的离开村子到城里读书时,又总想起这条回家的路,想起童年美好的时光,如今再走,倒嫌路太短,恨不能放慢脚步,把沿途的光景都好好记在心里,留个念想。

晚风吹得榕树叶沙沙作响,也把我的思绪从童年中拉回。祠堂门前的

等待大学录取的日子

朱葱葱

(天津技术师范大学)

动了。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短信静静躺在收件箱里,我屏住呼吸点开——本科,普通类(物理):天津技术师范大学,网络工程专业。

网络工程?我第一反应是怔忡。原以为会是智能制造工程,没想到被第三个志愿截了胡。片刻的失落像雨滴打在水面,涟漪荡开,又渐渐平息。我深吸一口气,开始查阅这个专业——天津市应用型建设专业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、双师型教学团队、新工科重点建设专业、产教融合品牌特色专业……一行行字读过去,心里那点遗憾便一点点被填平了。

我忽然想,命运大概就是这样——你以为会推开这扇门,它却为你开了另一扇。门后的风景未必逊色,只是需要你走进,才看得真切。

这个暑假,阳光依旧炽烈。我开始在网上搜寻大学的模样,看学长学姐分享校园生活,看那座北方城市的四季更迭。长辈替我准备了入学所需,父亲答应请假送我注册入学。亲友的祝福从四面八方涌来,像夏日傍晚的凉风,一阵一阵,不疾不徐。

七月下旬,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刻,只感之前的刻苦付出值得,圆梦心仪大学心情倍爽。

九月,我就要收拾行囊,奔赴那座陌生的城了。带着亲人的祝福、嘱托上路,温暖而深沉。远方有风景,也有未知的风雨。可我不怕,因为这一路走来,所有的等待与焦灼,都已化作脚下的石阶,一级一级,托着我向上。

请为我鼓掌吧,像当年我为那些深夜里未熄的灯,再次拔亮,照远征程。

那块石头,终于落了地。

手机屏幕亮起的刹那,录取短信横亘在眼前,像一道迟来的光。我攥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泛白,喉间哽了许久的气息,这才缓缓吐出来。原来,所谓“尘埃落定”,就是整个人都轻了,轻得仿佛能飘起来。

可这轻,来得并不容易。

三百多个日夜,桌上的台灯比我先倦,笔芯一根根耗尽了墨,试卷一叠叠摞成小山。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蝉,在盛夏来临之前,把所有的嘶鸣都压在胸膛里。高考结束那天,走出考场,阳光白晃晃地倾泻下来,照得人睁不开眼。我深吸一口气,对自己说:结束了。可那口气并未真正沉到底——因为等待,才刚刚开始。

六月二十四日上午,分数线公布。我攥着手机,反复刷新页面,心跳声敲击着耳膜,闷雷一般。当那串数字跃入眼帘——高于本科线近百分,我先是怔住,继而轻轻地、轻轻地笑了。公办本科,应该是囊中之物了。那一刻,窗外的蝉鸣忽然悦耳起来。

我给班主任发了一串鲜花表情包和感谢语,又给父母和外婆外公报喜。有女初长成,大概就是这般喜悦。

然而喜悦如潮水,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接下来是选填志愿,一千多所高校摊在眼前,密密麻麻的名字像星群,璀璨而遥远。我生活在一座中等沿海城市,海风年年吹拂,街巷早已熟悉得闭上眼都能描摹。可心底总有个声音在说:出去看看吧,到更大的世界去。天津、广州、长沙……那些地名在舌尖滚过,带着异乡的烟火气与可能性。

当我的目光落在天津那所师范大学时,忽然停住了。它像一枚遗落在沙砾中的贝壳,静静等待被发现。部属与地方共建,号称“职教小清华”,今年在广东只招四十七人,全国不过两千有余。我翻来覆去比对往年数据,像匠人抚摸器物的纹理,一点一点确认它的质地。专业设置也合意——没有那些令人发怵的土木工程、材料化学,纵使调剂,也不至跌入深渊。智能制造工程、数字媒体技术、网络工程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、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、数学与应用数学,我逐一填下,后面缀着“服从调剂”四个字,像一场赌局中最后压上的注。

父亲是名牌大学毕业,有一定见识。他给我建议,选择专业要与时代发展及就业取向相符。当我填下志愿,他只是问我:“你自己喜欢吗?”我说还符合意愿挺喜欢的。他说:“那就好,爸爸尊重你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志愿表上填的不仅是一串代码,还有一个少年对远方的全部想象。

按下确认键时,我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可那口气,仍旧没有落到底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是另一种煎熬。手机成了我最亲密的敌人,每隔几分钟便点亮一次,又黯下去。看着本省同学陆续收到录取短信,屏幕上跳跃着他们的欢喜,我替他们高兴,可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攥着,不重,却始终不放。白天坐立不安,在房间里踱来踱去,书翻了几页又合上;夜里翻来覆去,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,在墙上投下细长的影,我数着那些影子,数到天亮。

七月二十二日下午,手机终于震